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黄嘉績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記十九

紀事

盜記　羅洪先

里有二人居者盜十餘人夜踰垣拔其扃揚揚入室取貨器二人覺而逐之盜偽為四方音以自混若官府虚喝然者曰咄敢作聲聲出死吾手下二人驚走升屋號曰

盜满吾室矣鄰舍聞之大譟出羣盜方逃余鄉極淳厚有保伍約三四十年無刼掠事閒有狗鼠行者不過穴壁探囊聞人聲急外走惟恐蹤跡及之故竊盜必不以聲以聲相撼自今始於乎不已怪乎彼豈見世以四方音虛喝者萬一有漁獵其間乎昔耶人虛而今不掩其寶乎黨與扳緣之者衆即無敢與敵乎審若是是吾鄉見竊於淳厚也其久而盜固有化之者矣今虛喝者衣冠其都吾黨之士且以四方音媚焉遠近望之有如神

明不可測乃今為盜所窺盜亦大黠矣哉雖然使閭諜不善逃則其虛喝實自敗嘻亦險矣為吾黨者其慎為四方音

割圃記 羅洪先

癸卯冬余為芸館西南有圃出彭氏以葬其祖敏敬而復售之李李以償余明年冬將垣之彭請改墓而病於賈余悲之曰古之王者掩骼非獨布惠亦以哀吾同類也帷蓋之義至於犬馬盡然況人乎且彼昔主圃者圃

不期其他適也今之為物主者尺寸而較之表衛而疆之契約而籍之曰無使有侵軼哉至其蕩而他適也固不出於所患而出於所遺之人彭之子孫是矣彼以身託其地而子孫旦夕居守之非若蓄長物也然且不自保而再易主況其勢遠踪疎取盈而務廣者乎吾既為彼悲又因以悲世人也向使非其人不免於水火焉溝壑焉不然則踐蹂而鋤治焉又不然據所售而垣焉縱不去其故遇歲時觴酒豆肉邱壠之禮子孫不得而享

也不得享則於心必重割苟挈尋丈而損之所損者圍耳視輕重何什百也然不聞有豫待之者不已忍乎吾又幸易主之未再也古之言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葬我其達焉者固如此是以賤其身而身存遠於利而利久不眠榮勢不居貴奇不示人以可欲不據人之必爭自不及於難然彼無知不可語此矣非後人之鑒哉於是割墓地垣外俾其子孫主之其傍不可畦必免於他適復為記識後人無與彼爭而思所患焉即吾之遺矣

戰馬記　羅洪先

王夔齋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於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有足為世戒者始公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纔五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刼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公受牒捕賊性柔怯而險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面數之曰汝食朝廷禄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

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
潰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復刼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
不行而瞿塘衛指揮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避禍
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曰公誠為國家出氣力肯慨然
復行乎公即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相翼
實為脫王計公即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
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自寅
入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

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塹淖中馬逸去時成化丙戌五
月九日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
知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嘯於山者商驚祝之
曰為王公耶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客與家人負簣
往尋亂尸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上令不深没自
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閽長嘶踶其扃若告
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
猶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

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為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莝豆不為止王疑秣者紿己自起視櫪馬驟前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誅嗚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讐怨微隱間切齒碎膺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

使之然哉彼欺人不見中以機既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犬馬若也銜轡所制鞭箠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逮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間直奇崛變怪反出於貴賤靈蠢之外是孰為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不畏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公之孫鑾常灑涕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為之記而鑾死已久則授鑾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籍以告世

人

曉江漁者記　王慎中

江潭大澤之畔緇帷杏壇之林皆有人焉顛白眉龎杖拏鼓枻而見為業漁三閭大夫之貞尼丘孔子之聖僅足以發其人之一盼而問之躊躇高視逌而後答若以一賢一聖者為未足與語其放且傲如彼彼所謂頽曠淳野没於彤莽遥蕩之遊惟其鈎餌之知而鱣魴之索倫類不可得而拘詩書不可得而諂者耶然其出而見

於澤畔林中蓋非大夫之所訪孔子之所求而彼微示其迹以啟其端又非其偶然過而相遭者說之既竟而其意見矣乃始泯形收聲而去欲質其姓名與其居舍之所止而卒不可得吾又不敢逆處其為治鈎餌而謀鱣魴之獲者之人也嗚呼彼且被髮龜手而老於風波之上荻葦之間其果何為者耶吾既不得見其人而見所謂曉江漁者吾之於漁者蓋往訪而求之而後得見也於是有可傳道之姓名而有可踪跡之居舍矣漁者

之於漁足未嘗履舟手未嘗操罟而終日未嘗得魚也
吾以有罪黜於時猶不能忘其憤常抱直被廢而正見
疑之懟不知所以自釋然後進而求於孔子之道誦說
詩書蹈習禮樂以自若勵而休其不平之怨以此其陋
使其逢澤畔林中之人當不足以辱其一盼而何問之
可得漁者方且以詩書禮樂之言強聒而博喻之唯恐
吾誦說之不勤蹈習之不固而其感於廢興之由理亂
之故往往扣舷慼歌聲薄林莽有餘悲者使吾始悅而

中疑焉漁者其猶未足以方於澤畔林中之人歟胡為使吾得求其姓名訪其居舍而與吾言之多且盡如此嗟乎此漁者之所以為漁者也歟無方之為有方者語無當焉則驚過焉則惑漁者之為吾言固當亦如是而止爾他日吾又訪焉而其室已虚悵悵焉不可得見悵然如有望忽然值於非意之頃禮之而不答叩之而不應刺舩而逝使吾惝然若失而卒不得所聞則吾其幾矣吾未可以行乎江潭之濱坐乎緇帷之林而反以疑

漁者不足與澤畔林間之見者比吾猶如此而何怪乎昏昏者之舉以漁者為漁是則雖不舟楫之事罟網之為而以漁自著其號蓋有所存矣彼其姓名非徒後將不得傳而世且莫之為意而吾獨得而知之故為之記

胡貿棺記 唐順之

書傭胡貿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不能賈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

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胥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為此胥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為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胥所為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

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留則予事無與成然留非予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留平生無他嗜好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饜否留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頹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凡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謂披閱點竄若讐我者益始以為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

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貿雖尚以傭書餬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為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貿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予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林貿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為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為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

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子之勤因以不沒而貿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貿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貿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黜竄為讐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黜竄知余也哉然則貿之硉硉勤若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西曹記 王樵

國初稽古建官正六卿之職以錢穀刑獄事視諸司為

劇故分其子部各十有三如外藩之數承平以來訟獄稀簡西曹號為無事郎官日以其三時治事而以其餘挾策請書晡衙既散擔陰寂寂靜如太古有留而弗去者焉他曹僚友不嘗接接或以迹相拘不能相洽惟西曹燕叙以齒不以官事至分理有疑相酌政事之外道義切磋真有朋友之義焉且牘必自成不假吏手故居是官者多精於吏事刑雖一職而諸事之情偽無不在焉非通於諸事之情偽者不足以決獄予在刑部治律

令如士人治本經後兩任按察皆得其力治獄之難在得情嘗譬之醫治律如按方鞫事如診病有人方書雖明而不中病如人明法而不能得情則所明竟亦何用又有人精於法而易入於刻法非使人刻也倚法以削則入於刻而不自知故用心又以仁恕為本南城羅惟德終日趺坐虛室生白至臨大事決大疑每出人慮外此陸象山所謂精神不輕用以待有用處者與羅素飆疾在告日多或連月不入堂官不問京山高伯宗土木

形骸敝袍布韈帶結不完出乘款段馬誠如杜詩所謂骨骼硉兀如堵牆者人笑之則曰馬行遲我起早何患不與君同到晉江章士元心無機械言吶吶不能出辭而忠信之行可望而知其夫子所謂善人有恒者與泰和胡正甫安福鄒繼甫同司日以講學為事朝暮升散行坐必耦時稱江西三子三子謂羅胡鄒也羅子提調獄事予以巡風詰之故事攜酒肴夜坐羅先使止予勿設但邀予登過清話相見甚歡問見荊川云何予對以

所憶大意而不能敷衍但曰靜曰靜則能見自家不是處曰人往往認賊作子羅頷之久之曰尚欲為兄有說予曰願受教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兄未知止如何便教兄靜得予悚然起謝羅又曰知止是聖功起脚第一步總於文義無交涉向外尋討不得試言兄一生聰明有幾日在自家屋子裏用予蹶然大有省羅省游西山不至貽之以詩有十里春花走馬看之句燕都西直門外多中貴人別業時當春明衆花盛開予以

有期不及下馬佳覽而空還故云羅答以唐詩二句云誰言不同賞俱是醉花間陪祀康陵與羅惟德同宿於神宮監耳房康陵者武宗陵也去長陵十里在天壽山最北地僻道險有事此陵者多以往返為艱是夕予豫襆被為宿計使隸覔便室未得祀畢衆轟然散道中須逐大隊不敢獨行予行止未定忽遇羅與錢君同文遂同宿羅為予言勾勾崖之勝勾勾崖在九龍池西峰之西由櫘徑攀蘿而入崖半有古刹老衲子數人眉長寸

餘視其寢食猿鳥也守陵奄多於此避喧云次日行經
九龍池側羅指示予其處曰其峰巒甚似江南九華山
予馬上遥望不能詳諦予雖不能游而意已獨往為之
作長歌河汾趙子謂予耳之羅子無異身遊可名曰聽
遊予喜斯語前未經道遂用之前代帝王陵各一邑惟
天壽山環抱如玦玦口為紅門紅門内天開地豁諸陵
列焉予在刑部凡三上陵於春者再所謂八陵果園者
花卉盡開遠望如霞綺陣布尤為勝景九龍池在西南

隅文皇嘗駐蹕馬嘗作一詩以寫之頗盡山陵壯觀其間有山内看山山更好與燈火千林畫冠裳兩道回之句意身經之者未必不莞爾而笑也嚴氏當國賄賂公行大小官職有價國家財力困於供邊而邊臣巧於侵盜專以餽送大半出户部者入權門也以此邊政盡廢弛蹂踐墩堡十殘八九又圍困大同右衛說者曰欲得此以處丘富丘富者中國叛人也無右衛則大同危矣於是給事中吳君時來疏劾督臣楊順本兵許論罪狀

世宗為之震怒逮楊順下吏按法當斬嚴氏欲為之地又慮上窮竟邊事及己思有以中吳時吳當使琉球未行聞嚴氏意旨遂上章攻嚴氏而刑部主事張君翀董君傳策亦同上章大旨皆謂上付政於嵩嵩付政於子世蕃一家盤據朝廷作威作福父子濟惡近代所未覩前世所未聞嵩乘此亟上章自辯謂吳時來實憚過海先論一二邊臣以嘗陛下意本在臣也臣以贊上事玄為人所嫉惟陛下矜察於是上下三人吏議充軍遣給

事中鄭茂往勘楊順事欲貸其死再下刑部予謂尚書鄭公山可移判不可改當以去就爭之鄭公謂事不可激若如此則上怒不測何止我一人區區之去就恐啟士大夫之禍與其激上過舉寧我不能執法守議有愧於張釋之而已遂改充軍後隆慶中楊順卒論死吳張董三子之獄在浙江司莊晉江為員外郎署事予與高京山為主事堂上鄭公以莊口訥予性直兩遣高通言於西直西直者内閣直廬也在西苑時嵩勢張甚諸衙

門事無不關白而後敢決三子所憂者廷杖又恐嵩客進揭帖必擠之死士大夫多懷此慮故鄭公欲稍有以開導嵩意以保全言官成上盛德然三子所以得全者葢是時上已察嵩之姦特未決計去之耳後高伯宗竟以三子之故陞景王府長史出嵩意也三子行時高嘗出城送贈之詩嘉靖中用法重者有數條邉方廵撫總督官係文臣舊時失事重者充軍而已後比依守邉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斬罪文臣比

依將官自此始也言事者自有對制上書詐不以實與風憲官挾私彈事本律後加以廷杖後又加以比依子罵父死罪比依子罵父之法自此始也曾銑建議復河套夏言從中主之法司以律無正條後乃引交結近侍官員之律楊繼盛劾嚴嵩罪惡疏中援引二王法司無以罪之乃引詐傳親王令旨之律郭希顔建請安儲引妖言律此數者猶以干上怒上所欲重而法官不能爭至於沈鍊在戍所罵嚴嵩與人角射象嵩為的而射之

楊順誣以妖言而殺之於是乎無天甚矣然嘉靖末年海剛峰一疏直而無禮亦幾乎罵矣而聖度優容卒待以不死乃知前此皆大臣不能調度之罪非世宗本心也郭希顏疏云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大意欲景王出封耳而中引嚴氏乃嵩自謂關伊家族者故摘其疏中建帝二字以觸上怒而必殺之觀其後對人曰希顏止望拏問不過充軍即論殺亦不過監候他日新政便得入閣豈料聖明洞燭其姦即時殺了此言之出肺肝可

可照矣王直背國名冦攻破城池傷文武將吏軍民無算而胡總督乃以招納為功嚴氏父子主之欲以投降宥死衆頗惑予謂之曰寧使胡宗憲失信不可使朝廷失典刑尚書鄭公見與予同卒擬謀叛律梟示海上王直徽人據胡總督私史已稱王海曲矣此中厚有所許故彼有所恃而來實非投降也聞斬王直時衆推荆川發言王直出不遜語刑不可不盡心如近日餘姚翁公最號老法家其恤刑録為人所傳誦而晚猶以失決一

獄追論削秩況餘人乎予見人多以留心案牘為俗吏專以文墨詩酒為風雅往往法律都不細覯鞫問又不耐煩正不知如錢若水容訪女奴卒置同州富民於不死前輩用心乃如此正是古人為學實用處於此無所用心飽吃官飯受成吏胥而可謂之風雅乎在外有司招案尤不堪着目姑舉二事有三人盜挾人桑趙甲因拒捕鎗戳失主身死律當坐律錢乙鎗戳出救人孫丙傷右臂右肋亦引竊盜臨時拒捕傷人之律予謂律云

臨時拒捕臨時二字正有深意葢正竊時為事主所覺乃不棄財逃走而護財格鬬非强而何所以坐斬若已離盜所因追趕而拒捕者即非臨時矣今孫丙以鄰人聽知喧嚷出來救護則非捕盜也錢乙因怪伊出救而行兇則非拒捕也已離本地追趕在孫丙門首則非臨時也只合以兇器傷人引例充軍後此人卒得減死又一事詐為文書者按律必套畫押字盜用印信而後是印押二者又以印為重故有例凡詐為各衙門文書盜

用印信者不分有無押字依律坐罪若止套畫押字各照所犯事情輕重查照本等律條科斷適嘉興兗州俱有此事嘉守見予批詳極口稱服兗守因予弔驗乃回稱廵撫已詳允遂與予有隙人之不同如此

戊申筆記 王樵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嘆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圖法今不傳宋林勲本政書頗

為朱子所取其法是以田為母人為子竊謂元稹圖法今天下豈無有能講求之者誠欲均田須頒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然後擇人以主其事不得人終無益也今法以户計里以田繫户正是田不為母故姦豪得以欺隠飛灑有田無稅有稅無田非丈量不能得實非得人則仍墮里書之手矣

歐東先生遺事　侯一麐

歐東先生實録詳矣然麐頗採薦紳言先生逸事以為

先生醇性天植其學務實用凡規為建白篤於為民如
守河間乞蠲糧草疏畧曰始亢旱苗枯死繼積雨淹陸
又遭蝗蝻軍民流離有如全責秋糧馬草莊田子粒臣
竊以為不便且邊警急各軍輸盡取給窮民若復全責
民何堪命疏累千言何懇惻也及參政守嶺南時侍御
信趙通判委之全省徵輸所至以墨聞且及先生所部
先生即廷白侍御以通判漁獵官民侍御默然罷委先
生又謂宜遂令解職去又其守酷墨先生專書請都臺

應公擊之嗟乎令兩司於當路委曲而讋伏之矣尚曰吾無廼有拂排者乎而先生獨不然在盧於蘇侍御在閩於龔朱二中丞事亦類此侍御有媚子謂先生是子能作對可令補學官弟子先生正色曰青衿可濫此輩耶且有職者龔公提兵贛鎮擬廵視漳南會先生署漳南時方務獲廼上書具列軍門在責效備兵諸道諸道有如不職則暴其狀明棄之此不勞民而郛疆坐定也公廼止朱公方嚴聲甚厲至閩移屯田糧與廵海納出

先生曰吾職也專命也今使臣自來代之然則吾贅員乎吾知敬事奉上而已於是朱有意扞格先生每侵先生而先生亦用盛德不狎侮撤關司以屈直之當是時先生幾以直買禍賴鄧西張公謙署司篆寢不行云先生為治專務除殘不肯養交安祿如初涖嶺南條六事以聲嘗尋繹其言夫先生以為有衣冠之盜而後有干戈之盜因推其源委反覆列之要在責敎於守令潔己足民明敎正俗如是則盜息而民安若夫守令正矣而盜

又蠭起不變者則文擊躡尋之過也因推攀援傳致之獄或逮及收至有死老遷籍易世而不為反也是以其徒明乎死處若我固錮之而不得變也今惟推下車泣罪之心明三驅失禽之誼榜示首惡不赦餘歸脅從讐報盡除之而又督以稽察如是則其徒咸知肆青幸生我而重犯法矣清海道者海南為大艦海中者率假貴勢為號曰某府一府率百餘張旂幟給牌符因而其下市畨為剽官軍不敢執墟主者貴勢於墟市而借公家

以擁會侵牟五民先生曰此大亂之道也於是請為鄉先生艦籍之約不得出港外有港外挾鄉先生為奸利官軍擒之縱者相坐又請革各墟主而令小女以類儈市市價平墟主復與重罪之蓋自是貴勢家望深而小民無不忭躍稱其便以至禁和買事若小煩然自司郡估定埒於民間蓋自奇羸極乎巢茹三尺之童隷不得欺此何異王政所以待商賈而燒葺草伐林木驅蛇蝎之害求民旅之安亦豈緩者耶前令既下於是有上事

者而先生署之畧曰據鑄耕器而六艦裝悉鎗斧魚义旗纛顯與官軍逆非盜而何盡坐之部下大肅先生斷訟又有王舉人劉舍生朱某三事王撫州人鬻故宦託其穴葬焉先生具獄令從之王窘則謁巡撫公公屬其辭他吏而反恚先生曰世有迂儒不循生者而顧為死者拳拳乎劉廬人攘孤嫠之産至無粒先生惡之奪為編民當路書為請日再三至終不聽也朱某者亦廬人分田給其二弟以婦翁嘗有債謬以腴田數百償之從

其籍已而翁弟即據籍謬曰吾父遺也訟之十年不決至先生禁二氏使名翁翁來忽索兩家文書驗不讐乃判曰此豈非朱詭籍以自遺者耶訟遂平其待寮屬亦畧可言有林巽峰者以部郎謫倅而先生遇之視他臺諫謫來者有加禮人則大服先生之禮人不惟其官又有鄭推官者嘗倚侍御查河間先生與爭迺侮先生惡之於侍御後先生拜胡臬使者鄭調守隨州至則喙息先生顧從容以公好惡忘物我慰之後鄭有惠政先生

亦與良署卒流涕於先生去云先生又善遇士在河間選民幼敏者從諸生觀禮泮宮常身為剖解去郡百里曰泊頭泊頭諸生廬者近百人先生因其請也毀廢寺為明倫書院里人王侍御惡先生於董學使者使者至則撻督工曲主簿主簿大呼曰太守以為私第耶其人大慙去所至士之賢者先生每躬下之致書帛甚恭以故士人人勸夫自于公署門至今死生凉燠之閒偷甚矣先生迺常無所為而為仕所至名卿碩儒卒先生輙

祠之殆徧天下云先生素廉無故不攜家捐館之日會侍御按韶而李公萬實王公德為治後事發其笥皆圖籍所餘俸不滿數鎰始侍御牾先生至是則大嘆服遍檄郡厚資之而南海諸賢大夫相與樹墮淚碑而奉祠不絕也先生故治士知不知語次無不為先生泣下嗚呼乎所以為先生哉麼撫先生行事益反覆三嘆之天胡厚畀先生而竟不卒乎始先生與郭似庵公同武選時相李公有所屬常不能得一日大司馬以一應襲諭

意而先生堅曰例應革又曰主事恪立其官者守此例
耳例一動搖謁者相踵夫先生事時相本兵法不少撓
然竟坐詿誤落職起不四載而復坐誣奏繫獄屬嚴寒
而先生宿嬰痰疾大作鉗鐵困篤久之聖明還印綬繇
繇廣藩天下喜謂先生素所蘊藉之業既習於憂患而
年僅六十耳遽先生亦自喜為國百挫不迴豈不冀德
勳著於無窮也而寧知天奪之速耶嗚呼顏淵好學而
蚤夭孔子慟夷齊積仁死清而太史悲諸葛志決身殲

而怨者泣屈原公正憤世而賈生弔長孺莊嚴居郡而識者慨循數聖賢以觀先生而豈爲菀枯哉徒以暴戾恣睢者而竟壽終犯忌諱不軌而身逸樂公孫弘立談取相封侯司馬安巧宦四至九卿以爲見報善之如彼感助凶之如此遂疑天道靡定怵惕多岐故有曠達之士振諸無竟而馮生之庶溺於倖福彼惡知先生所以脩身立命乎哉麼讀先生吉凶篇葢脫然悟爽然自失矣

四貧士記　侯一麐

四貧士者徐子銘林子成用張子正立李子志淑皆永嘉人也徐子情致瀟灑林子志操古質張子心事夷易李子持守端慤語云楂梨橘柚味殊而美一也殆四子之謂歟徐子雅飲飲不擇醇愈多而愈不亂情益怡往親在以其廪錢時時奉觴而前歌舞以娛親亦如老萊子云林張二子稍稍飲李子時一酣非其好也皆令人久益親徐子之居南塘也時入城閒且至則余已滌觴

至而飲飲即酣酣即倚而歌陶陶熙熙不知醇漓内消柴柵外忘樽㩮張子居比晤數語率平平無動人者然野老不疑海鷗不飛與張子俱令人忘機迺林下又不然力學授徒簡㝡人事一日過吾案上閱唐詩即詩余奚以唐詩為也余因請曰當事何書曰六經𫔭者或謂何見之拘拘迺余則嘆其慥慥醇儒也至李子嘗與余論素位而因自述云自先君子居仙洋當春耕樓彌望綠疇頻吾有也時吾童習章句殊不曉艱嗇事無何轉

盼則故業已靡且先君子徒屬意我儒也廼儒竟不酬其志貧至於無居雖欒山朱君義而居我身則恬矣然而時時惻於余衷焉余曰奚害無居而居知我者固義也葢徐子失婦再娶頗有嘖一夕竊者胠篋囊而去亦了無慍色直曰吾依然我也林子一失不娶張子再娶再失惟李子偕老焉而其單孑也窶空也皆不以屑意龍門子曰語云同病相憐余亦貧士也故四子皆得而游之葢瀟灑者理之腴也古質者誠之榦也夷易者履

之坦也端慤者孚之盈也皆可以共學而適道者也友若人焉益矣因紀之以永觀摩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五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記二十

紀事

趙氏客遊述　茅坤

客有趙廷瑞者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也字子龍别號中嶽少讀書能文章補慱士弟子員數省試不第輙棄去然故嘗習青嚢所歴名山水必按青嚢以指畫風氣

融結聚散向背之畧或驗或不驗將客遊中州且訪異人也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流下荆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涉漳洺以次於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仰而眺俯而步哦吟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以達於金陵而高皇帝及武寧中山以下至諸侯王百戰之處稍稍徧矣已而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獲從子同年侯二谷陳敬亭

兩方伯遊兩方伯公壽藏並君所卜築也於是挾陳方伯贈文及侯方伯所為書以抵予時萬歷乙亥也君年六十而所當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予頗奇之前問君家君曰吾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所從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稍出陳方伯所贈文讀之大較悲君之衰且老而亟為束其裝以歸者也予亦投之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

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首迎座上客互起而歌歡飲且醉並督促君君亦唯唯豈謂君别去五載矣猶棲遅東海并匿錫山道中君所遺妻已没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而君客遊萬里外杳不得君遺之以音也於是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其姊與妹請路鄙於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黨及閭里間并危言沮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覯親顔誓不還於是

族子以下共爲之太息以去華復諜曰吾少不諳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從也别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爲榜之宫觀街市閭巳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歷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宫道士間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

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葢君所故嘗遊而書之者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二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者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歷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潁壽東涉淮泗以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峰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

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貲以去所遺者獨前所請郡太守路鄆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為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肎所囊者何曰路鄆輙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

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俄而遇君君鬚髮皤然白矣華心疑屬父而又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君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為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君得無即吾父巳乎君笑曰吾離家巳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君而哭并出所囊路鄭以示君君讀之始驚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迺相攜哭而

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相嚮助泣俄而寺
遠近及城以内外諸搢紳先生明日轉相告爲之過寺
而剌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鹿門山人聞而異之
次其事如左系之以言曰中嶽山人者特澹宕不收古
之夷曠之士也若華者嗟乂之客遊於外也不憚萬里
陸則穿瘴癘冰雪之棧水則犯魚龍波濤之宫間關踣
頓殆且百死卒之天矜其困假之神夢及異人者以遇
嗟乎抑亦奇矣吾故哀而録之附古者蓼莪之詩庶幾

乎異日者不致露零草莽也已

紀剿徐海本末　茅坤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冦也一枝由海門入畧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畧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為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

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為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共千人及恭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諜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抗州席捲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為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澉浦海

鹽之間為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潁聞新總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路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既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為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銜擊之提督阮

公自石門聞賊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輙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叅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迺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葢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

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石門聞之潸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石門以刼我

我兩人譬之枹而自沉也國家且柰何於是還省城撤諸路兵為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為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兹矣諸酋奴乘潮出没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於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茅海峯款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刼故不相及而海

峯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貧人也誘之以利或可扭其心鬨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峯因厚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欵定海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為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

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諜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為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怏怏未之從也海閒遣酋次桐鄉城下私語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驁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石

門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為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令合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壞一男子為緡索圜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即緡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

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叅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户羅天與勒兵自石門入壁石門鎮又令石門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為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

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皂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柰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為同年故深相結也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為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即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於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為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鎮東南者念兩公卒有

郤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狗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陽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為巨孽間雖狃而内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廼日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入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柰何因策海始

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詗海謂海既得内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脱而出海也公又别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内怖日輸欵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

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為長酋具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非用間急縳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縳葉麻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隷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縳縳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相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縳東海旣諾而陳東者

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因中令其詐為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為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廹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

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之曰若為吾諭海海速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黨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内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鬬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為諸酋長所賊殺故為内附

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為海上兵所刼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吾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吾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司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其日時其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

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為號從城中出
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
蟻不及還兵鬬於是諸官兵得乘勢蹂而前不傷一卒
所俘斬數十百人没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
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欵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
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
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刼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
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

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之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為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内附朝廷且赦若愼勿再為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獨胄而入屬彊脇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

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閫諜不勒兵誅之

他日必為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鷙難即破永保兵猶

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

擇便地得沈家庄即僦沈家庄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

當是時衆復諠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

出海上令自解去顧豢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

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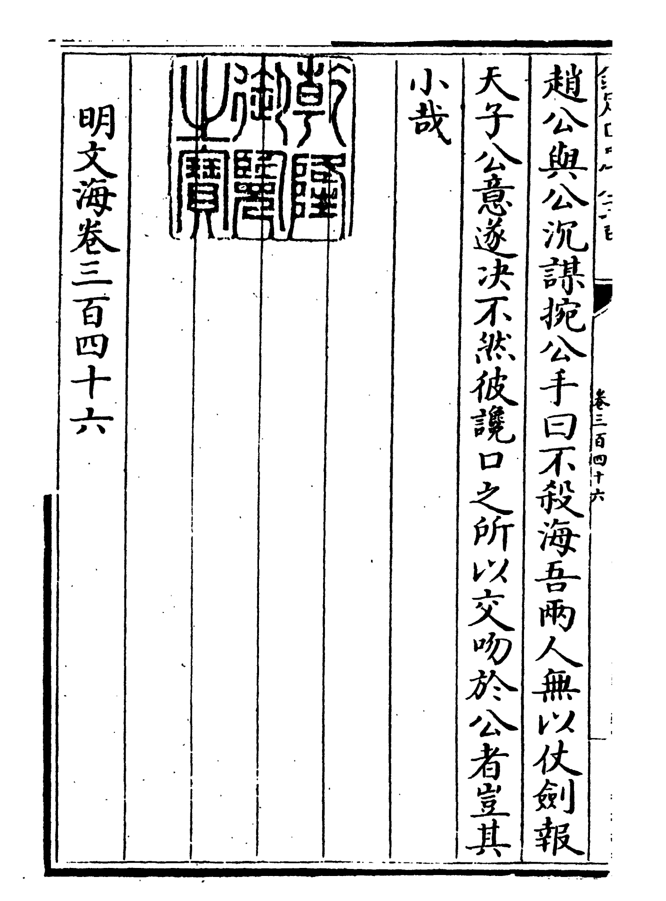
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閒胡

公曰遣諜言海且陷海如曩時因諜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非其所止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廹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為塹何不説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為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

之適海惶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鬬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鷙而攫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

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故歌妓也兩侍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蹀血吳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

餌卒之糾纒狼狽以自翦而死若封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觖觖不量彼己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僨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䟽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為戈媒於海上而因以纓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



趙公與公沉謀掔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仗劍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黄嘉績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七　　　　餘姚黃宗羲編

記二十一

紀事

魚異記　張瀚

數年來吾郡人多畜魚盂中其種鯽也大抵多赤俗呼為火魚其間有若鶴頂破玉紅頰白喙朱鬛素尾陽背陰腹稱名不一皆號為奇品尤加意焉水伺其清渾食

喂以鮮好時時察其饑飫審其涼燠盈寸以上便可盛以金玉登諸几案客至出相夸視以為娛甚者一頭千錢不獨里閈少年好事為之縉紳士亦往往而有吾宗問渠兄母陳畜魚二十餘玩弄既久母歿哀毀不忍視三月皆變為白聞者爭往觀之訝其異也比及去喪又皆變為赤異復異矣相訝滋甚余謂魚善變物若火魚變尤多方其始生黧然不異諸魚畜者羅小賴蟲飼之於是漸紅稍長變為白為淺紅或紅白相半或白勝於

紅或紅勝於白無慮數十變始定稱名然人於萃葢緑藻中自朝至夕以觀其變變者自變而人不知其變也不知其變而徐而察之若有稍變焉者則相與訝之且以為班駁不齊若是今一變皆白再變皆赤白豈有棘人素冠之意乎赤豈有孤子純采之感乎無知若靈人動物合豈所養之食固異抑所變之色偶同卧氷冬躍聞樂出聽中孚能及豚魚理固有之余兄率祖宗義方孝友之言無間誠感於魚志一動氣不可謂偶相值也

余既以一時俗尚爲異重以所聞吾宗事尤異也是爲記云

紀龍溪先生終事 查鐸

先生革於萬歷十一年六月初七日未時非吐故納新得養生訣者曰與其徒講聖賢事不輟先生亦自不以委形委蛻介於懐然先生無大疾痛未嘗一日不衣冠不飲食不遊坐革前四五日微疾食粥不餌飯革之日晨盥櫛冠唐巾食粥從容出寢室端坐於琴堂之卧榻

而逝先初六日趙麟陽公詣舍問疾先生曰吾今欲化矣無多言麟陽公尚以能生語慰之先生嘆曰人好生而畏死畏死之心勝吾直以為其生也枉爾謂我畏死乎我無畏也但此回與爾永訣不妨再留坐話耳前二三日忽出家堂與嗣子應吉曰汝有事但說毋謂我能食望我久存我心了了已無罣礙無恐怖此便與吾儒知生知死道理無二即今可去我即去矣聞之吾宛施生道來視先生先生病且革當坦然未物化時嗣子書

其名於先生之手先生相視首肯且拱手致意者再葢平時嘗謂我一生精力在講學而尤屬望於寧國者深也徃歲丁丑先生來水西嘗謂予曰我每乘月夜起坐自試問心人世中有許多玩好珍美妻子僮僕可割捨而去否但亦無甚眷戀可以逝即長逝矣今觀臨革之際先生氣息奄奄心神了了如此自非能超脫死生者孰能與於斯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惟先生云云故記之

瞿冏卿元立逸事　嚴澂

公諱汝稷字元立瞿文懿公長子元配李夫人出李夫人娠公時善病誤服庸醫藥幾墮及娩身公偏體作青色公王母見之曰先生有兩兄俱寧馨且亡矣此何望焉及舉公又善病藥餌不絕數齡外忽患足疔勢危矣公目中若見羣仙降授以良方公手書呈文懿文懿亟治藥塗之立拔出疔長寸許文懿持疔手焚於爐觸其氣背即發腫隱若疔狀急用餘藥塗之遂愈是後公每

若覲羣仙者久之病良已仙跡亦隱弗見公自㓜讀書輙過目成誦以病故不習博士藝其用任子入成均纔十餘歲耳大司成姜公寶試以賦援筆立就詞格璀璨端雅客若製錦姜公大為賞異公孝行純篤即問安小節一一無缺而愉婉之色可掬文懿間嘗不安公慮其衽席弗慎也者而難於言第長跪而泣文懿笑曰兒慮我深我知之矣公於是怡然起夜輙伴文懿寢相與商確古今以消永夜文懿亦為之忘倦迨文懿歿毀瘠逾

制諕糲三年足不入私室未幾而家難作矣難之作也尼公者一時貴人阿附在彼則傾陷在此公煢煢孤弱守死不易貴人之門生屬吏仕茲土而望風者若而人貴人之族戚故舊效計承志者若而人貴人之門脅肩諂笑雞鳴狗盜者若而人陷害百端多出意外甚至一時是非淆亂且目公為狂為惑為病而公幾無立錐矣當是時文懿之首取士據膴位若某者而右貴人督學使冥狠若謝某者而右貴人公之舅氏若志齋李茂才

者而右貴人至持梃突入公室遽欲格殺公籍救免一日者貴人之族計誘公夜行欲殺諸途賴子同行而免一日者貴人之族從牆上下巨石壓公幸不中而免如此者不可枚舉然舍趨附輩亦有持議者若王元美趙汝師陳錫玄卲眪夫李伯樗蔡無辱及予數輩知公而交道不替時為翼護其時公作松聲賦以自寓作美人賦以寓諸君子詞與日月爭光視貴人不啻醯雞蠛蠓即貴人亦氣慴公莫奪也嗟乎公之難由通問無別脫

難作時公度勢不敵貴人飲婦一杯煸酒而後患杜矣

然公不為公以為聖有訓國有制循之而無過不及焉

而心始愜坐是毒歷諸艱徼天幸僅僅身免衆人唖其

迂械士笑其拙君子諒其衷而末世君子道鮮難乎其

為公矣公之勵行抗節自是天植而志欲為純儒居恒

以程伯子為模範歷難後益究心性命曰吾取吾慎吾

何擇於教於是徧探六經百氏暨竺墳玄典仰思俯索

晝夜不休忽一日大暢曰道一而已語上而不遺下者

其禪宗乎於是手輯宗書不輟二十年如一日有指月錄行世公之仕也所至廉能稱輙冠一時人曰公之政予曰公之學葢至是而喫飰從肚裏過眞不愧程伯子矣公世系經術宦蹟著在家乘炳在國史予弗論論其逸事

王主簿子記　陸琊

蘇常熟有主簿王姓兗之曹縣人至官甫越月會御史行部按常熟以事怒長吏則主簿入謁貌頗類老御史

心賊之乃遷怒摧主簿主簿子侍父於官聞之大呼躍入門者止之主簿子愈益大呼御史怒令捽入主簿子見其父伏地被撻遽抱持起抑之不跪固立持御史大怒令疾擊數十百梃交下主簿子大呼不止曰寃乎我父何辜受刑我父何辜受刑又曰吾家雖貧兒為人推車計日得錢猶足給父饘粥而今若是御史亦異之曰若敢大言耶吾今即令若父回主簿子應聲曰諾於是主簿子業已被重掠血淋漓至踝手足皆攣猶匍匐起

負其父以出則又以首觸地號泣請曰大人幼讀書志
世用初非望為主簿也然而不遇矣乃更日暮奔走微
禄豈以兒不肖不能備養故耶今事若此命也願大人
深思無終自若遭辱主簿意不決則以手扣心曰嗟乎
孰使予至此因泣數行下良久曰兒言是也微兒吾幾
不能有面目翊日持狀抵御史不待報而行惟故空囊
敝裘毿如有憐而與之金者謝弗受主簿子名字今逸
予聞其事於南京刑部員外郎鄒君鄒君常熟人也言

主簿亦質行士其凡穀城先生守克益識之云嗚呼難哉方主簿子不忍父捶大呼躍入此誠天性觸發視御史尊嚴其衛列之盛直無覩耳然遂能慷慨激烈婉曲以成其父之高不使其甘心下吏苟朝夕之禄而受上官擊辱回視流俗反資親仕為養陷之不義者遠矣顧不得為孝子之倫哉語稱匹夫不可奪志若主簿子耿介絕俗斯亦雅操之難詘足以立身揚名顯其父母者歟

蘄水朱康侯行義記　湯顯祖

天下有意義之事非庸庶人所得與也何也庸庶人不足以受此名不足以食此報蓋必存乎其人雖然以爲名而張之報而收之則亦庸庶人之事非有人其中也人之大致惟俠與儒而人生大患莫急於有生而無食尤莫急於有士才而蒙世難庸庶人視之曰此皆無與吾事也天下皆若人之見則人盡可以餓死而我獨飽天下才士皆可辱可殺而我獨頑然以生推類以盡天

下寧復有兄弟宗黨朋友相拯絶寄妻子之事耶此俠者之所不欲聞而亦非儒者之所欲見也以予所聞亡友河内太守靳朱子得之弟康侯有足記者其從兄子貞破千金之産豪浪結客産盡去而為漁大澤中不得魚殊泣自傷康侯曰如此天下聞之必以俠為悔歲與之田百斛曰吾非為子貞八口者也初子得病且劇自度不可起割田其宗人為公私費康侯益為廣之得四百斛曰先嶽伯太守之遺也施予必稱父兄可謂儒者

其最著在急難友人姜夔一事夔黄岡諸生與王子聲
一鳴康侯等爲十二友子聲嘗爲我語夔於長安以爲
才坐遊大吏貴人所口語捕逮急對子聲已前死莫爲
言夔跳身亡去北至代所在十年矣獨其母夫人與婦
居丁零訟係至求死不可得康侯常居間存活之又時
時上書理夔後稍有哀夔者得白夔乃出曰我不可復
爲郡縣諸生矣取貲所遊而遊太學以交於賢豪長者
公卿間豁吾意康侯曰子行而嫂饑柰何吾有田數十

畝近齊昌歲可粟六百斛他豪梟物稱是以給嫂幸無內顧憂夔曰可矣起别去擇日治文書行此所為康侯之義也或曰異日夔必有以報康侯非也康侯何以必知異日耶或又曰康侯拓落自喜一時聞人如郭美命瞿睿夫焦弱侯皆艷之記以傳康侯亦有名之意耶予觀康侯非為名者天下有力不能致而心喜之口道之喜極而致固人情也如予於康侯未有聞也而獨聞之偶愚偶愚曰非惟如是而已康侯固留意内學者文字之外

別有所窺若此者亦非予所知也獨怪江楚之間不少學者江多儒俠而楚多挾儒以所聞見其於兄弟宗黨朋友之急好以其身與焉而不出於庸人庶人之見者亦幾何人也彼誠無所窺者耶康侯祖江居黃能世其家學必有出文字之外者姑記其行義以風云

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記　高攀龍

今上在東朝時先生以贊善侍講讀壬申四月十日講讀畢上出檀扇二命先生與編修張悈各書詩句張書

唐人早朝詩先生書魏卞蘭太子頌既呈有旨命解說大義先生倉卒敷陳大發頌中親賢遠奸窮經致用之要上改容拱聽命書講章以進明年登極後先生每在講筵上見先生舉止與他講官不同退輙與侍璫言其事某事沈講官行的是先生輪對日亦輙與侍璫言沈講官講的好先生以外艱歸又接内艱上時問沈講官何久不見内侍以居艱告久之又問内侍云服未闋上曰令先補沈講官官侍其服闋即來先生服闋於講筵

見上上甚喜曰沈講官還是舊日模樣江陵秉政久以先生志誠無他齮齕及江陵病舉朝官為禱祀先生獨不與會江陵故先生得不被禍及先生晉宗伯有某縣產麒麟旋斃上聞欲觀之政府曰此禮部事欲先生行文至彼省先生曰此端不可開果爾天下言祥瑞者紛紛矣執奏不可上曰此小事沈尚書看得大了還要取看先生仍執奏云麒麟已斃腐臭不祥之物臣不敢進至尊上乃止先生掌禮每事與吳縣相枘鑿相左吳縣

又忌先生得上眷急欲去之乘先生請告遂票旨放歸
上見即曰沈尚書是好官何處得這人來替他溫旨留
用吳縣益忌給事陳與郊承其意疏詆先生先生求去
益力上曰沈尚書不曉我意若若要去時有老宮人名
銀杏者聞上言令其姪一小内監密告先生先生正色
曰此宮禁語若奈何輕泄内監恚而去司禮張誠亦知
之令先生同鄉廖太監以告先生先生曰此等語張公
公不宜語若若不宜語我廖監恚曰佳信報公公乃為

此語耶先生曰翰林官入内閣乃其本分事須要以正進譬如人家女子其嫁夫乃本分事忽有人語之曰某人悦汝要聘汝其女子喜而延接之者必淫女子也即默而不言者其心喜之矣必罵而斥之者為正何以異於是廖去先生又對中書高務實述之曰昨以此語廖廖必不語司禮幸為我直致之張誠聞之恚甚而先生亦竟歸後推閣臣吏部首列先生名上見即欣然首點四明無能過也然四明為吳縣太倉的傳衣鉢素忌先

生又素知上眷先生大懼即貽書淮中丞李修吾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此明知先生難進易退欲中丞傳此語於先生先生必趦趄不前也中丞乃力言先生忠實無他腸勸其同心輔政於是四明大憾中丞先生與山陰同名而山陰乃四明腹心隨事媒孽先生先生初入閣即以沿途所見鑛稅之害為上陳之越數日山陰語先生曰鑛稅吾兩人宜再上先生曰吾君有體有幾數日而兩疏無乃非體非幾乎山陰曰敝邑

人口語不好便以伴食相加先生不上其當上先生不得已乃復上疏上頗不悅曰我正向他他却不向我四明山陰聞之大喜中計久之先生乃謂四明山陰曰鑛稅疏此時宜上矣四明曰雖上恐亦不看先生曰第具疏進當以時一日大雨如注先生謂兩臣曰今日乃是上疏之時兩臣曰何謂先生曰今日大雨吾輩宜素服躬到文華殿上之上必動心兩臣不得已同先生往内臣驚問故先生曰有要事第對上言三閣臣皆素服冒

雨任文華殿進疏上見疏果曰必有急事啟閱知為鑛
稅亦頗領之不怒也長至日四明被論注籍先生與山
陰詣宮門外叩首上賜飯小閣中命陳矩陪席先生見
小内史往來竊聽無何又見持紙筆竊記者知是上意
心念曰此時語勝奏多矣乃謂陳矩曰某一路來見鑛
稅害百姓所不忍見再三疏請皇上未見允行陳矩蹙
額曰誠然先生曰若說害百姓還是第二義矩曰百姓
受害何謂第二義先生曰皇上受虧多了矩曰何謂也

先生曰如今人家也要風水興旺今國家把名山大川都鑿破靈氣發洩盡了將來聖躬豈不受虧矩曰此利害真不小時山陰一語不發飯畢各謝恩而出陳矩復命上曰兩閣老有何語陳矩備述先生言上曰這話說得是關係我身上的你去與沈先生說有甚培補法子替我補一補先生曰名山大川靈氣發洩如何補得但急停了鑛安靜久了靈氣自復便是培補的法子矩以復上點頭四明聞之恐先生獨收其功急令李九我代

草一疏上之上怒又止久之始有停鑛分稅之旨上有
乳母號翼聖夫人者其夫為都督同知非世襲官且姪
不祔姑亦無姪襲之理票旨兵部查例兵部覆無此例
上謂夫人曰這個人情他們內閣不肯我也難做遂止
又有真人張國祥自言皇孫誕生有祝禱功乞三代誥
命且乞世襲詹事府主簿上亦傳旨內閣准他先生具
揭言皇孫誕生自是祖宗與皇上深仁厚澤結於天心
故天降休美一道流何功之有皇上若念其祝禱微勤

止可金帛酬賞國家名器豈宜濫與上曰也罷止賞二十兩幾表裏雲南税監楊榮為諸武弁所殺上震怒立命緹騎逮諸武臣先生即具揭首言祖宗取雲南艱難及其地方反側難定次開楊榮罪惡諸款次言榮今被殺雖非國家法紀亦見聖德入人之深其地不忍謀叛但殺首惡以一兩人正法即定矣若不速下處分漫遣官逮是速其反也上見揭怒解即罷遣逮沈四明以妖書謀危先生者百方幸上見素定屹不為動先生在閣

以一木屏書天啟聖聰撥亂反治一望謹天戒二望恤民窮三望開言路四望發章奏五望補部院大僚六望補中外庶官七望起用廢棄八望照例考選九望釋放寃獄十望撤回稅監每晨列屏焚香祝天四明即買內監譖先生咒詛上一日忽遣人取寫的不是他口裏咒的已又令譖先生穿大紅蟒衣潛往邉上看牆上令陳矩訪問矩明其誣而止嗟乎皇上天聰天明使無申王沈朱亂之早用先生當何如哉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七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記二十二

紀事

異猪記 張仲華

張子虞侯將之雲陽之邑見御史大夫見繡衣直指聲華亭項侯之善政為百萬黎借寇君道經吴之滸墅艤筏闗西有孺子行遊河梁歌而過張子曰彼其之子有

豖若牛欲報之德瘞衾與裯張子訝問故孺子不能對有丈人傴僂而告張子曰是河以南有王姓者業市壥嘗畜猪於家一日走出町疃銜金一鋌歸授主人主人盛驚喜又銜主人衣引至其處喙掘地得金若干緡主人因是遄富致土木潤厥屋而高廣其礎至於今操奇贏經營子母家殷殷肥深德猪也欲渥馭之盛以夏廡茹以鑿粱藉以細薪疾病則宰卷婁而禱務延其天年殆一紀有餘於此矣肢體曼胡重十數百鈞主人益以

治棺槨襯具都人士稔知顛末爰天下里歈豎子習歌之巳爾野人之音何足煩大雅之聽張子耳其言滋怪甚請以目覩時偕張子而來者有友五人焉郁子成叔陸子君從陶子伯昌王子仁仲董子仲明連袂前趨訪所稱畜猪者家廵河之南北折而巷果有王姓者踵其門則主人念觀猪者日駢闐而不勝應也迺屋猪中門之外聽人縱觀弗迓御交口未從知主人名張子親睹猪之異也巳不任瞋仰特以側卧命侍兒策起之則劃

然長鳴矍然怒步兩牙夾唇四股垂地高擬於黄犢而肉倍之訊所繇於隣父與丈人言若合符劵張子因感愴太息曰猪於六畜最蠢而此事實最異且一事也具二美焉夫猪所食糟餕耳迺知竭心報主忠也得財不私廉也世世人享萬鍾割茅土猶不皭勵清白人弗猪若哉王德猪之財豢老其齒兼恤其後世有荆棘甫平誅夷輒追兎死狗烹者於王何如畜良於組圭市井賢於華轂是不可鏡哉嗟嗟吾尚有以敎猪而規王也猪以

身事人當作鼎中臠爾今且食人食葬人葬何甚幸

耶異時毋襲烏將軍故事一遇郭相國恐腕落於鹿腊

也財視其所守是故營寧鋤地捐金艷稱守内即吳之

先賢被裘公甘負薪苦作不拾路遺於季子矣澥墅去

延陵咫尺王不聞古人風乎廼晏然寶此嫛䵢非必天

倪如介何諸子抵掌曰張子不言言必可諷張子歸姑

蘇見百穀王子張子以諸子之言告王子王子曰𤣥有

靈人有義虞侯之言有脊盍命墨卿用補稗官張子唯

唯返於蓬廬之間扣舷作異猪記他日華亭侯徵是記
覽之哂曰莊書王種寓言十九危哉記也事徵而寓洪
張子進言曰君侯之政成矣民安之士頌之矣今而後
惟無倦乎臣願君侯之牧黎也嘗似吳人之牧豕也惟
恐其傷之也不饑不寒不夭札養生送死不憾也將使蝗
出境虎渡河鳳集屋記在太史一豕之異何足以存竹帛

書盜殺周皇親事　徐學謨

周皇親世臣孝肅皇后家慶雲侯壽之裔孫也以疎屬

食皇親指揮俸居東城小巷晚年喪妻婢荷花與同臥起家無餘指蒼頭王奎輩屏守户外隆慶六年九月十一日晡時世臣携荷花出視扃鍵盜數人斬關入世臣不及避手格盜盜一人仆衆盜怒共攻世臣一盜戳其脇不死又一盜剸其胷洞内死荷花蛇伏不敢仰視盜發世臣篋掠百五十金去盜去荷花始起檢地下有遺金少許拾置之懷急奔王奎所告變方是時京師戒嚴兵部檄指揮張國維邏而盜猝發於皇親家國維恐得罪乃馳詣

世臣家索盜無所得盜則轉馳王奎所見荷花向王奎手懷金而啼而屠人盧錦者適坐王奎家責肉價而邏者至因走匿牀下張國維搜牀下得盧錦又知其為屠人也遂執荷花與王奎稔姦而藉屠人刃謀殺其主人訊之誣服而周氏之宗老某亦聞盜來見荷花等就縛漫罵之曰主人何負汝乃反耶當斬汝萬段矣張國維聞宗老言益自喜得真盜即摭詞上兵部轉奏之詔下刑部鞫擬荷花等始極口稱寃而問官就按之頗亡左驗然心持兩端復請於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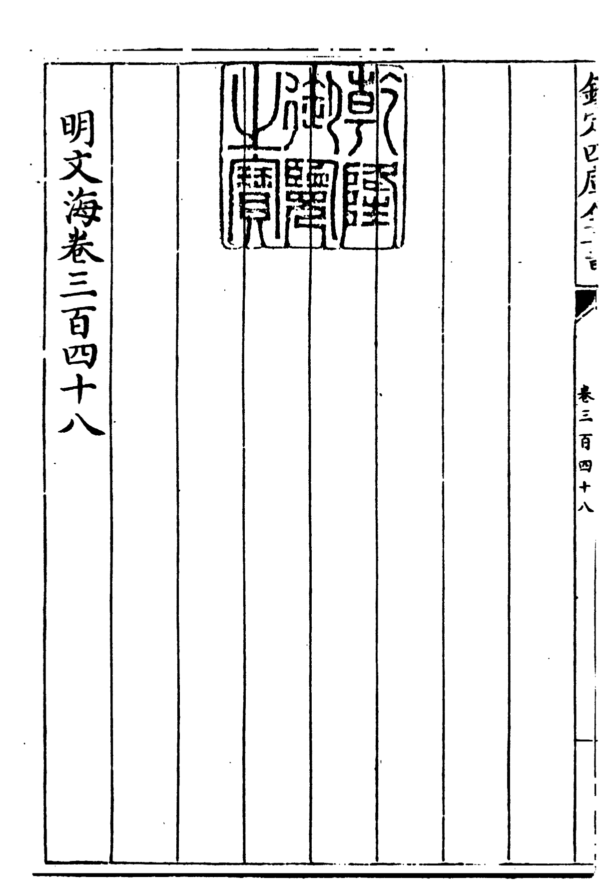
事左侍郎翁公大立願移他署會讞翁已心忿荷花等所為而又業主先入恨不速礫之也顧難問官之請不得已判他署約勘之已他署約勘仍猶豫不敢書獄翁趣之甚諸郎揣堂官意堅爭之無益尋奏當成荷花王奎盧錦俱棄市一市人盡稱快而諸盜亦雜稠人中相與竊笑其事幸終無洩矣而流刼愈益無忌歲所流刼金銀珠寶玉帛之屬不可勝算日鮮衣怒馬酣飲屠肆間其後三年盜有朱國臣者故宰夫也家蓄瞽妓兩人

教之彈詞日沿街謳唱博金錢夜歸則置酒奉國臣歡
國臣被酒輒時詈罵兩瞽妓兩瞽妓已不能堪乃謀洩
其殺世臣及流刼富人家諸隂事事洩而邏者竟偵得
之以密告兵部兵部即遣人收朱國臣與其夥劉伍劉
汝成等七人於京師閧傳荷花王奎等之寃其語頗聞
之内庭而刑科諸給事中亦論奏刻往時刑部失刑之
罪上意為之惻然兵部械朱國臣等赴刑部對簿朱國
臣等無一言弟頓首曰死晩矣逮細訊之朱國臣曰吾

往以宰夫留世臣家治庖業知其藏金處又其家無備易乘也故引領諸盜刼其金初無意殺之比入門而世臣從燎下稍目屬國臣國臣度機露恐不免而諸盜遂攻世臣殺之以滅口戳其脇者劉伍也剚其胸者劉汝成也而劉伍明年生女脇下有肉痂類創口國臣以為周皇親復生索命矣奈何今日之敗誠非人力也為吾屬死者死矣吾屬不死何待願就斧鑕郎中以其語具獄獄成將奏之而部尚書嚴公顧謂兩侍郎曰盜已得

情無絲髪疑矣今之得者往之失也失得相形傷體實多獨不為故侍郎地耶乃詣政府議所以處問官者政府曰刑有故入有失入前殺荷花等第失耳非有故也坐本條足矣所不可逭者其始事者乎葢指張國維也嚴尚書退而如指論奏乃内庭意以事關戚畹終不能釋然政府不得已擬旨削翁侍郎籍三郎中調外張國維謫戍竟從輕讞云而朱國臣等旋梟斬於市余按荷花等之死去朱國臣事敗僅兩年耳嘉靖間死囚非觸

犯乘輿者常數十年不決藉令荷花等遲二年不決即無死矣是其死不死於寃而死於速也漢人稱刑書為爰書爰者緩也取議獄緩死之義也或曰不留獄之指謂何夫亦用之以明慎也不明不慎而又不緩死令海内如荷花等之死豈少哉弟非輦轂下則匿不以聞耳而甚者或戕民之命以遂非文過此又無天道之極者也因書盜殺周皇親事始末如左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八